

世上可 真见钟情



中国文学大奖获奖女作家散文卷

毕淑敏◎著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中国文学大奖获奖女作家散文卷

毕淑敏◎著



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 / 毕淑敏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6.3

(容华丛书·中国文学大奖获奖女作家散文卷)

ISBN 7-5434-6034-3

I. 世... II. 毕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18173号

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

责任编辑: 邓子平 谭 湘

出 版: 河北教育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hbep.com>

地址: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050061

发 行: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06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ISBN 7-5434-6034-3/I·94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志伟







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辑

女儿，你是在织布吗 /2

没有少作 /5

喜欢文学，比较地不容易犯罪 /18

灯下红 /20

回头是土 /24

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/26

第二辑

额头与额头相贴 /32

孝心无价 /37

让死亡回归家庭 /41

成千上万的丈夫 /47

我和瑞思妈妈的不同 /51

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 /56

第三辑

我爱我的性别 /66

危险的花烛 /79

哪个女兵十七岁 /82

我不知道今夏的流行色 /85

我眉飞扬 /87

幸福盲 /91

姑娘，你最近还好吗 /93

致不美丽的女孩 /96

心“是” /99

金丝雪片 /101

第四辑

昆仑山那里出核桃 /104

长寿眉 /107

旅行使我们谦虚 /110

一点七亿只碟子 /112

费城被阉割的女人 /119

我的颜料是平静 /125

艾滋之椅 /135



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



戴胡子的女法老 /141
深绿是浅绿的弟弟 /144

第五辑

让我们倾听 /148
千头万绪是多少 /153
每天都冒一点险 /158
永别的艺术 /161
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 /164
像烟灰一样松散 /169
友情如鞭 /174
教养的证据 /178
苍蝇向何处而飞 /182
疲倦 /185
仅次于人的动物 /188
我在寻找那片野花 /190
无形容颜 /194

安然逝去 /197
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 /203
每只小狗都有一个目标 /205

第六辑

旷野与城市 /208
汽车是奔逸的延伸 /210
请把烤乳猪打包 /214
与青年学生谈生与死 /216
幸福的科技与科技的幸福 /236
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利 /245
化贫苦为神奇 /248
重剑无锋 /250
倾听天下的声音 /254

【第一辑】



认真地生活和写作，以回答生命。
当写作第一篇作品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想的，现在依然。

毕淑敏



女儿，你是在织布吗

正式写作十年以后，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名为《红处方》。

之前，我一直踌躇，要不要写长篇小说？它对人的精神和体力，都是一场马拉松。我年轻的时候受过苦，从此落下毛病，对所有长途跋涉，都要三思而后行。有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，写完长篇后撒手人寰，使我在敬佩的同时，惊悸不止。最后还是决定写，因为我心中的这个故事，激我向前。

对生活的感受，像一些彩色的布。每当我打开包袱皮，它们就跳到眼前。我慢慢地看着想着，估摸着自己的手艺，不敢贸然动笔。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，沉实地裹成一团，我因为它的滞重而绕过，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，经纬分明地浮现脑海。

它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。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。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，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。

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，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。

我决定写这部长篇小说。前期准备完成以后，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就是在哪里写。古话说，大隐隐于市。我不是高人，没法去北京安下心来，便向领导告了假，回到母亲居住的地方。那是北方的一座小城，父亲安息在那片土地上，幽静的院落被深沉的绿色萦绕，人的心境一下浸入生命晚期的苍凉。

母亲想让我在一间大大的朝阳房屋里写作，那儿宽敞豁亮。我选



定了父亲生前的卧室，推开门来，一种极端的整洁和肃穆凝结在每一立方厘米空气中。父亲巨大的遗像，关切地俯视着我。正是冬天，母亲说，这屋冷啊。我说，不怕。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全过程中，始终感到微微的寒意，它督我努力，促我警醒。

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像工厂的工人一般准时，每天以大约五千字的匀速推进着。有时候，我很想写得更多一些，汹涌的思绪，仿佛要代替我的手指敲击计算机键盘，欲罢不能。但我克制住激情，强行中止写作，去和妈妈聊天。这不但是写作控制力的需要，更因为我既为人子，居在家中，和母亲的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母亲从不问我写的是什麼，只是偶尔推开房门，不发出任何声响地静静看着我，许久许久。我知道这种探望对她是何种重要，就隐忍了很长时间，但终有一天耐不住了，对她说，妈，您不能时不时地这样瞧着我。您对我太重要了。您一推门，我的心思就立刻集中到您身上，事实上停止了写作。我没法锻炼出对您的出现置若罔闻的能力……

从此母亲不再看我，只是与我约定了每日三餐的时间，到了吃饭的钟点，要我自动走出那间紧闭的屋子，坐到饭厅。偶尔我会沉浸在写作的惯性中，忘了时辰，母亲会极轻地敲敲门。我恍然大悟地跑出去，母亲守在餐桌旁，菜已凉，粥已冷，馒头不再冒汽，面条凝成一坨……

打印出的稿纸越积越厚了，母亲有一次对我说，女儿，你是在织布吗？

我说，布是怎样织出来的，我没见过啊。

母亲说，要想织出上等的好布来，织布的女人就得钻到一间像地窖样的房子里，每日早早进屋，晚晚出来，别人不能打搅，她也不跟别人说话。

我说，布难道也像冬储大白菜似的，需遮风避雨不见光吗？

母亲说，地窖里土气潮湿，布丝不易断，织出的布才平整。人心绪不一样，手下的劲道也是不同的。气力有大小，布的松紧也就不相



二〇〇四年和母亲合影

同。人若是能心静如水，胸口里的那股气饱满均匀，绵绵长长地吐出来，织的布才会绸子一般光滑。

母亲的话里有许多深刻的道理，可惜我听到它的时候，生平的第一匹长布，已是疙疙瘩瘩快要织完了。

好在我以后还会不断地织下去，穷毕生精力，争取织出一幅好布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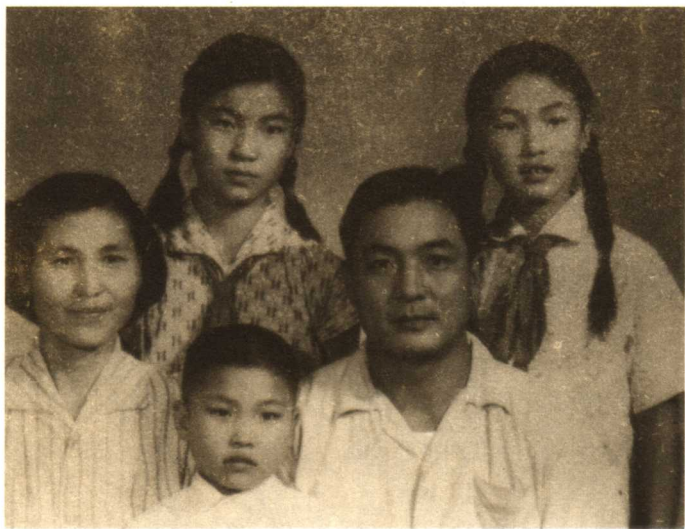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少作

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已经很老，整整三十五周岁，十足的中年妇女了。就是按照联合国最宽松的年龄分段，也不能算作少年，故曰没有少作。

我生在新疆伊宁，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，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。我出生时是深秋，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，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，调到北京。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，并不内行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，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。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，当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。那个时代，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，我上学的时候，成绩很好，一直当班主席，少先队的大队长。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，要向大队辅导汇报情况，接受指示……充其量是一个孩子



一九五五年和父亲
母亲妹妹合影



一九六五年和
父亲母亲弟弟
妹妹合影

头，但这个学生中最骄傲的位置，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，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，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，有了强韧的抵抗力。人幼年时候，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，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。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，但也有人也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，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。

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。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，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，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。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，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。本来父亲的官职已令我骄傲，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。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，少说也有二十位，正职就不下七八个，僧多粥少，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。不过我挺宁静，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，现在被人所管，真是省心。上课不必喊起立，下课不必多做值日，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，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，自在多了。不过既然是做了学习委员，学习必得上游，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，便很努力。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，所有的科





目都是5分，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⁻。其实我的作文常做范文，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间闹出一个新花样，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叠卷纸，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。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，不出新题目了，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，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，重写一篇，老师将对照着判分，只要比前文有进步，就算及格。一时间同学们欢声雷动，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。我反正不怕作文，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，不想一翻下来，很有些为难。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，慌忙之中，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。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，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，重新写来。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，写得还不错，但同以前那篇相比，并不见明显的进步，所以给5⁻。我心服口服。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兴起，我父母贫农出身，青年从军，没受到什么冲击。记得我听到“停课闹革命”的广播时，非常高兴。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，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。比如你刚走进考场，他看你个子比较高，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：你为什么这样高大？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，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。他穷追不舍：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？你回答：因为我爷爷长得高。他还不死心，接着问：为什么你爷爷高……你就得回答：因为我爷爷吃得多……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，对答如流，给个好分。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，我愁肠百结。我的外语不错，简直可算高材生，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，肯定一败涂地。现在难题迎刃而解，怎能不喜出望外？

我出身不错，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，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，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。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，就很痛心，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，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。比如抄家时别人都在屋里掘地三尺，搜寻稀奇古怪的罪证和宝贝，撇我一个人在荒凉的院子里看着黑五类。“地富反坏”对我说，想上厕所了。我说，去呗。那人说，你不跟着了？我说，厕所那味儿，我才不去呢，你快去快回。那人说，我自己不敢去，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，说我是偷着跑出去，还不得把我打死？我一想，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。红

卫兵首领看见我拄着木枪，愁眉苦脸地站在厕所门口，就问，你这是给谁站岗？我说，有一个让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。首领大惊道，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这里，就不怕他一下子窜出来，把你杀了？我毛骨悚然，说，那他要上厕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首领手一挥说，这还不好办，让他拉在裤子里……正说着，那个坏分子出来了，很和气的样子，一个劲地感谢我。首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认定我阵线不清。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，将心比心，觉得太难受了。首领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，干脆只让我去看电话印战报，认为我不堪造就。

班上同学把某女生的被子丢在地上，要泼冷水，理由是她父亲成了黑帮。我强烈反对这样做，挺身而出，几乎同一个班的人为敌。以前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，大伙看我这么坚决，就退了一步，只象征性地在她被子角上洒了些水，大部分棉絮还可以凑合着盖。那个女生现在是高级工程师，有时想起往事，还说，毕淑敏，你当年怎么那么勇敢？觉悟那么高？我说，我跟觉悟和勇敢可没一点关系，我只是想，一个人要在浸满冷水的被子里睡觉，多冷啊！再说棉花招谁惹谁了，为什么非得作践被子？

久久地不上课，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。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，我开始怀念起教室了。学校有建于本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，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，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，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，召唤着我们。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，允许借毒草，条件是每看一本，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。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，连借带偷，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，沉重得像个孕妇。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，不必交批判稿，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，不必付钱。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，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妙绝伦，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，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，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：亲爱的大师们，对不起啊，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，我只好胡说一通。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，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